

南京香肚

鄉賢葉靈鳳在《家鄉食品》、《歲暮的鄉懷》等文中，不止一次提到南京香肚。葉靈鳳一九三九年抵港，直至一九七五年在港去世，雖然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，對南京香肚卻一直心心念念，未能忘懷。

南京香肚「是一種圓球形的切肉腸，肉粒很大，用豬脬包成一個小圓球，經過特別醃製，無論是肥肉或是瘦肉，吃起來簡直像火腿一樣，但比火腿更嫩」——這是葉靈鳳筆下的香肚。據他說，「香肚不見於鄉土籍載。它的滋味好，該是與豬肉本身有關的。我們家鄉有一種小型的豬，肉質特別好，是冬季的最好肉食」。在葉靈鳳看來，南京會有香肚，實與家鄉能有這種特色肉有關。

我小時候也經常吃香肚，不過我的記憶與葉靈鳳稍有不同。葉靈鳳說「香肚的滋味，近於火腿」，我卻覺得香肚就是一種球形的香腸——不但外形是香腸的球狀化，而且味道也和香腸一樣。記得第一次看到母親買來香肚我還覺得挺好玩：居然還有大蘋果一樣的香腸。那時不論香腸香肚，瘦肉顏色是紫黑色的，肥肉則呈米湯白，兩色雜糅，有一種亞光的沉靜，聞上去則有一股暗暗的鹹香。

香肚可蒸可煮。蒸則肉質硬挺，原味盡在，如放在碗中蒸，則碗底會有小半碗油，以此油拌飯，佐以香肚，堪稱味中絕品；煮則肉質鬆軟，入口酥爛，一口下去，鮮香滿口，回味無窮。如將備好的青菜放入煮香肚的湯中汆一下，就是一鍋鮮美的青菜湯。飯後喝上一碗，不作他想。

如此香肚，難怪葉靈鳳情有獨鍾，「不僅自己買，而且還竭力向朋友推薦」。香港的食品公司或南貨店逢年過節進貨，葉靈鳳自稱「怕是最大的主顧之一」。身在香港的葉靈鳳對南京香肚如此情深，除了香肚自身的美味，大概也與舌尖上的濃烈鄉懷不無關係吧。

如今在南京，香肚已不大看到，據說夫子廟的土特產店還有售。我也好多年沒吃香肚了，看到葉靈鳳的文章，又勾起了我的幼時回憶，決定什麼時候再去吃它一吃——只不知滋味是否還像從前一樣美？

過眼錄

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光福地

明代馮夢龍《古今譚概》徵詞部第三十《光福地》寫道，袁了凡喜歡談地理風水，曾訪地到光福，他問一村民：聽說此地墓葬風水很好，真的這樣嗎？村民答道：我從小就生長在這裏，三十多年來，只見戴着紗帽的人來尋地，不見戴紗帽的人來上墳。袁聽了後，什麼話也沒說就離開了。

我研讀過袁了凡的《了凡四訓》，那是他生前寫給兒子的，家訓式的書。我覺得袁就是個傳奇式的人物。按命運推算，他原本只能活五十幾歲，命中也沒有兒子，還要到偏僻地方做官，自他聽了「命由天定，福由己求」後，立即開悟，記功過格，每天都做好事善事，警惕壞事，一切都在改變，他活了七十幾歲，也生了兒子，到京城邊上的縣做官，改變的原因，是他做了許許多多的善事。

而能給人以向上向善的東西，是不能隨便以迷信概括它的，袁了凡的經歷，對人生的成長就有非常積極的警誡意義。不過，在光福地，村農的話讓他警醒，真有福地嗎？人死後還知道什麼？

光福也許是個地名，因為有吉祥的寓意而被人們追崇，袁了凡也來了，但他終究是個明白人，知道怎麼回事。福祿，其實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得來的，做好事善事，給人以力所能及的幫助，人就會增添許多的正能量，精神飽滿，做其他事的成功可能性就大，而不做壞事，心無憂，身體健，則讓人心神安定，各項創造力都強。這一切，都是袁自己的親身實踐，並享受到巨大好處的。

從現代角度講，一般的差地，通過科學改造，都能讓它成為好地，沙漠變綠洲就是典型的例子，而以色列的沙漠簡直就是他們的寶貝，沙漠裏蜘蛛網上的露水滴，都能收集起來。

因此，福地，和人生並沒有多少聯繫。至於那些通過弄虚作假的手段而營造出來的所謂福地，只能騙騙死人而已。

筆記新說

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可頌情人

如果把法棍比作西方烘焙界的中流砥柱，那可頌（Croissant，牛角包）怕是唯一能以柔克剛與之抗衡的。當前者用國王的威嚴讓你臣服時，後者已經用情人的心意將你融化。不過，就像戀愛談了很多場，完美的情人卻不一定有幸遇上，可頌隨處可見，挑不出瑕疵的，卻鳳毛麟角。

若說如今世界公認的殿堂級可頌，Gontran Cherrier的神作一定榜上有名。這位年紀輕輕的烘焙師十年前從巴黎起家，在這個甜品激戰區一夜成名，之後魅力狂掃全球，不僅以驚人的速度開連鎖店舖，還在亞洲受到格外矚目。二〇一八年底的杭州、二〇一九年中的香港，一個月前的北京，凡他足跡所到之地，必有沁人心脾的麵包香和大排長龍的陣仗。這小小的一顆彎月牛角，蘊藏着無與倫比的巨大魔力，在食客看來，是窮盡了技藝的佳品；對業內而言，也許就是無止境的向前。

畢竟，可頌是再普通不過的一種麵包，帶着法語的婉轉，跟人們訴說着它奧地利的謎樣身世。但就像所有的烘焙學徒都知道，這是一座看似尋常卻難以逾越的高山；每一位已經滿師的匠人也明白，可頌的美味，永遠沒有天花板，差別只在於你有沒有看到更高處。表面上的金黃誘人、酥脆蓬鬆只是及格線，內裏嚼上去什麼厚度，何種質地，根本沒有盡頭。

Gontran Cherrier的可頌能被《華爾街日報》評為最佳，也絕不是浪得虛名，訣竅是在放入烤箱前急凍以抽取水分，縮短發酵時間防止澱粉老化。不僅是視覺上有層次，入口更見真章，每一層肌膚神奇地支撐住了之前的分量，沒法忽視的存在感讓整個麵包變得立體，加上豐盈的乳脂香，不塌陷、沒堆砌，無論有沒有餡料，都恰到好處地出現在該出現的時候，像極了兩個人的相遇，不問早晚，只看時辰。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花木蘭考

迪士尼真人版電影《花木蘭》（Mulan）一再因疫情延期後，九月四日終於開始在迪士尼+提供點播。記得中學時要背誦《木蘭辭》，「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。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嘆息……」拗口難記，心想女人參軍有什麼大不了呢？似乎缺乏共鳴。

《木蘭辭》對於主角確實的資訊極少，並未標示所處之年代、年齡、籍貫、居住地，甚至木蘭是否姓花，後來也有不同講法。張覺明《木蘭史研究：故里、姓氏、時代、生平考（上）》整理出木蘭故事的時代，主要有漢朝說、三國曹魏說、晉朝說、北魏說、南朝梁說、隋朝說、唐朝說。

筆者不是歷史專家，也沒有做過任何考究。只是憑常理推測，如果歷史上真有這位軍功卓著的女將軍，那史家一定有記載。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，她是由詩歌、民間戲曲、地方縣志，以至現時的電影，逐點逐點塑造出來的理想人物。

《木蘭辭》在華人世界家傳戶曉，一九九八年迪士尼已拍動畫版，連國外都有很多人知道這個「人」。她已成了堅毅不拔的女性代表，一代一代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，歷史中是否有這個人已不重要了。女性在中國古代歷史舞台上大都是配角，花木蘭卻是其中一位主角。

人生經歷多了，明白到賞析這首辭要放在古代的背景中。從中學階段覺得厭煩

，到現時終於明白作者的原意。古代戰爭頻仍，每場戰役都死傷無數，即使不是戰死沙場，病死、餓死的也不在少數，一被徵召就九死一生。正如辭中所言「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」由於通訊不方便，一上沙場，往往音訊全無，家裏人連生與死都不知道。還有古代男女之別分明，女性往往三步不出閨門，戰爭用的是刀劍弓箭，不是現代的電子武器，對於一個女性來說，體力是一大挑戰。木蘭代父從軍，以至後來不慕繁華富貴解甲歸田，這一切都是很難得的。

童眼觀世

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最後的「批腳」

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——機械取替人工，現代取替傳統，逐漸消失的不僅是老建築、老字號，還有一些曾經遍地開花的老行當。唯有從斑駁陸離的年代光環裏，才能感受到傳統行業的精妙之處。

筆者有幸認識一位號稱「最後批腳」的許老先生。所謂「批腳」，可算是最早的「快遞員」。在一秒即可轉賬、瞬間即能通訊的當下，人們很難想像，寄一筆錢或一封信要輾轉千山萬水、託付好些個人、耗時幾個月甚至半年以上才能送達。但在上世紀初期，海內外金融郵政機構尚未完善，兼有寄款和傳情功能的僑批，便成為中國與海外溝通交流的重要紐帶。在遠近聞名的僑鄉汕頭，因為僑批業曾經相當發達，也造就了一個延續百餘年的職業——僑批分批員（俗稱「批腳」）。

批腳是份辛苦的體力活，無論酷暑嚴寒還是颶風下雨，都要日出而作、夜深而歸，每天背着二三十斤的批信，走鄉串巷、跋山涉水，徒步幾十公里。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習慣，不管晴天雨天都會帶着長柄雨傘，據說除了避邪，還能當打狗棒，這也變成了送批人的最醒目標識。

筆者見到許老先生時，他已然九十餘歲。儘管耳背得厲害，但提起當年遞送僑批的經歷，話匣子一下子便打開了。

他說，當時僑批大多緣自東南亞和香港。批腳們將匯款和信件包起來纏在腰間，再逐一送到僑屬家中。「經常『腰纏萬貫』，帶在身上派送的現金有時多達幾萬元。」但大多數批腳生活清貧，待遇微薄，「每天酬勞就是兩斤米或一元錢。」

雖然收入不高，批腳們並未因此餓

過肚子。「批腳是最受歡迎的。」許老先生癢着嘴笑得特別開心。在僑眷眼裏，他們無異於「幸福使者」，所到之處都會受到熱情接待，一杯熱茶是最起碼的，趕上吃飯時間，主人往往會挽留他們一起用餐。

作為最早的「快遞員」，批腳的經歷及其所見，本身就是一部僑批的歷史，亦是中國地方鄉村社會的發展印記。他們傳送的成千上萬封批信背後，隱藏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，承載着血肉相連的淳樸情感，成為研究華僑史、金融史及郵政史的珍貴資料，而「最後的批腳」許老先生們尚可憶及的那些前塵往事，便是這份「世界記憶名錄」不可多得的生動註解。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

《屍殺半島》

八月底電影院重開，我是急不及待進場觀看韓國電影《屍殺半島》（下稱《半島》），以解兩個月以來受困第三波疫情下限聚令的悶氣。

二〇一六年的《屍殺列車》（下稱《列車》）不單叫好叫座，想不到更預示了駭人病毒的殺傷力，對應了現實世界的發展狀況。《半島》延伸了《列車》的故事主線，但卻沒有任何相同角色的連帶關係。故事講述四年前屍毒侵襲韓國之後，令該國淪為死城。未受感染的人民爭相逃命，逃不了的便只有留下偷生。退伍軍人正錫在四年前與親人一起逃難至香港，現在被黑幫分子誘騙返回韓國，希望盜取金錢

以作安身之用。然而，韓國的白天滿布四出吃人的屍毒感染者，另有走入歧途的暴徒四處搶掠殺戮，正錫在雙重夾擊之下望能死裏逃生……

除了面目猙獰的喪屍，《列車》的成功其實建基在一些基本戲劇元素——被壓迫的處境。施襲者和受襲者都困在一系列行走中的火車，無路可逃，無處可避，這種困鬥的情境產生各式各樣的矛盾，戲劇衝突場面應運而生。《半島》的場景大多發生在仿如廢墟的街道，物理上的壓迫力不如《列車》般強烈，即使汽車追逐場面緊張刺激，但也流於公式化的電影布局。

不過，近年韓國電影着重的劇本質素

，在《半島》仍見心思。故事的主題延續了《列車》的捨生取義精神，主角們尋找自我生機之餘，亦要考量如何兼顧他人也同樣生存，甚至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之下，捨一己之命而成全多人求生。另一方面，男主角當年逃命時放棄拯救其姊姊而感到遺憾，自此內心沉溺在歉疚之中，當他現在再遇類似情況便不再重蹈覆轍，奮力搶救無辜性命，從而讓自己抱憾終生。這種「生命有take two」的俠義精神，怎也能夠打動觀眾。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承認無知進而求知

活着就是為了改變世界，此話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說的，他認為生命有限，不要被教條所限制，也不要讓他人意見左右自己，只有心靈和直覺才知道自己的真實想法，其他一切都屬次要，更不要為別人而活，把當下工作做好了，明天自然屬於你。喬布斯像個哲學家，他也確實從古希臘哲學中得益良多，他說：「願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一個下午。」

每一個生命來到世間，都注定對世界有所改變，兩千多年前的蘇格拉底是公認的西方哲學奠基者，他的貢獻之一是強化了思維模式。蘇格拉底的平生樂事是在街頭與人聊天，通過連番追問迫使對方承認

自己的無知進而求知，他認為人類天生有能力可以用名詞去概括個別事物，抽出事物「共相」，他總結出一種哲學分析並條陳思想的最基本方法。喬布斯顯然渴望通過與蘇格拉底的對談，了解自己的無知，增長求知的智慧。

喬布斯爭朝夕求真知的精神為人們所敬仰，可惜，「人生短暫，過着過着你就沒了」，他以五十六歲的生命為自己此句名言作了說明。

紅塵記事

慕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二見報



牽手需要雙方，分手只需一方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精簡美妝品夠用就好

各種護膚品和美妝品，是女士們每天都都會接觸的物品，尤其在這個新世代，無論你是否上班一族，或是家庭主婦，美容化妝現在已是一件極平常不過的事，每天你不把護膚品往臉上塗，不用化妝品往臉上掃一掃，才是稀有的事。

美妝品就像我們的日常服裝一樣，已經滿衣櫃盛載的衣服，但還要買；化妝台上滿是一瓶一瓶的護膚用品，也弄不清那是日霜或晚霜，夜間要先擦還是後擦，更多不知道是已經買了多少日子，過期沒有。我不時都會提醒朋友們，一定要記着定時檢查所有護膚及美容品，因明白各人可能忙於工作上，很多時都會忽略了這方面。

精簡一些美妝品，先要嚴選每樣用途是否適合自己，是否必需品，不要像買衣服一般，美妝品多不代表妝容會更漂亮，重點還是要看配合而定。無論你是化妝新手，或已擁有很多各類的妝品，像現時的生活節奏，重新整理一套簡單而又具功效的美妝品，首先就從臉部開始，無論是現時流行的氣墊粉底，或是一般的粉底液，都一定有很多色調給你選擇，最基本的色調用BEIGE，即自然膚色，不會太深，也無懼過白，這是我多年來一定選用的粉底顏色。其次就要看性能，最重要是具備保濕和遮瑕作用，用粉底也一定要加散粉，簡單一點，一盒粉餅已夠用，顏色選透明

色調，妝容自然通透。眼影流行色色太多，單用啡色及灰色兩種已足夠，眼線用黑色防水眼線液比眼線筆更理想，眉筆建議用適合大部分女士的灰黑色。胭脂方面，帶啡紅色調比桃紅來得更自然，最後用今年十分流行的奶茶色系唇膏，為整個彩妝完美結合成為簡約明亮的妝容。雖然這這只是一套基本的彩妝品，但在任何場合使用都綽綽有餘。

衣尚

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